

第十章

一六四九年六月十七日，星期日 據線民報告，五官（郭懷一）的家宅遭不明敵人夜襲。從斌官（何斌）處得到消息，夜襲者可能與國姓爺有關，因五官不願與國姓爺合作，所以遭到襲殺。此事頗為蹊蹺，已命線民查明原因回報。近年中國內亂，前來福島的中國人增多，治安變壞，類似事件必須扼止。——《熱蘭遮城日誌》（作者摹擬）



芒果圖譜，取自 Francisco Manuel Blanco 著 *Flora de Filipinas* (菲律賓植物志)，約作於 1880-1883。芒果原產印度、中南半島，荷據時引入台灣。荷文版維基百科提供。

那兩道黑影一落地，立即展開攻勢，郭懷一飛身後躍，擋在萬大明前面，他舞動雁翎刀，斷喝一聲：

「朋友！誰派你們來的？」

蒙面夜行人並不答話，各舉兵刃欺身向前。來人身材高大，都使用單刀，沉穩的步法，透露著逼人的殺氣。郭懷一以攻為守，迅速出招，幾聲金鐵交鳴聲響過，並未逼退來人，郭懷一沒想到對方武功這麼高，他將寶刀齊眉舉起，低聲對萬大明說：

「兄弟！快進屋去！你在，我反而分心。」

「大哥！分一個給我吧！」

原本倚門站立的萬大明跨步向前，劍鋒已指向一名黑衣人，場中成爲一對一的局面。郭懷一不再勸他，揮刀和一名黑衣人殺成一團，兩人都走威猛的路數，

一時難分難解。這天無星無月，幾乎伸手不見五指，即使對方未曾蒙面，恐怕也看不清面目，但從體態、身形，郭懷一覺得似曾相識，他開始留意對方的刀法，希望從刀法上認出對方的底細。

萬大明出身北少林，北派武術不大借助喝斥聲增加威勢。他左手持劍，側身應敵，雙膝微彎，注視著對方的動靜。對方見他右手下垂，未招劍訣，知道他的傷還沒痊癒，於是再也沒有顧慮，唰地一刀，預備磕開他的寶劍，趁勢以左掌攻擊他受傷的右肩。就在單刀將要觸及劍鋒時，寶劍陡然下沉，一刀掠空，還沒來得及收回，萬大明已欺身而上，刺向對方的手腕。

要不是萬大明右肩受傷，身法不夠靈活，這一劍就可使敵人失去戰力，饒是如此，仍被劃開一道口子，只是沒傷到筋骨而已。萬大明的劍法把對手鎮懾住了，對方再也不敢輕敵；萬大明的策略是以靜制動，只守不攻，一時兩人陷入僵持局面。

這時護院劉大魁和郭玉鳳等已被驚醒，郭宅長久無事，並沒準備混有油脂、松香的防風火把，劉大魁指揮莊客挑起燈籠，無奈風太大，根本就點不著。夜黑風高，除了喝斥聲和幾條晃動的黑影，什麼都看不清楚。眾莊客嚇得不知所措，劉大魁也只能提口朴刀虛張聲勢，郭小姐反而較為鎮靜，只是她只會一套半生不熟的太祖拳，根本就使不上力。

郭小姐聽出，屋頂上頻頻傳來陳叔叔(病尉遲周道存住進郭宅後化名陳添丁)的喝斥聲和兵刃相擊聲，心想：「陳叔叔」已和人在屋頂上打起來。至於地上，共有四條黑影，她只聽到父親的喝斥聲，其他三人悶聲不響。和父親交戰的那道黑影，身形和父親一般高大，另有兩道黑影，也很高大，「難道一人是萬大哥？」她這麼想，但不能斷定。

「萬大哥的傷還沒好，會是他嗎？」郭小姐正極目凝視著，忽見自己的父親後退一大步，厲聲道：「你是江天佐？！」

那人並未回話，打個呼嘯，躍出戰團，和萬大明對陣的夜行人也跟著躍退，不過眨眼工夫，屋上、屋下已無敵蹤。

從閃逝的黑影，和郭懷一、病尉遲不再發出喝斥聲，大家知道敵人撤了，莊客們從驚悚中清醒過來。病尉遲打個招呼，從屋上飛落地面。郭懷一吩咐眾人，今晚的事不能說出去，然後讓眾人各自回房安息，他和病尉遲進入萬大明房中。

點亮油燈，幢幢燈影下，郭懷一和病尉遲神情黯然。照理，和人拼鬥過應該情緒激奮才對，但兩人面色凝重，相視無言。

□ □

「大哥，」萬大明打破沉寂：「江天佐這人我聽說過，可是你們老爺的八大護衛之一？」

郭懷一點點頭：「他蒙著面，又一聲不響，我就懷疑是舊識，後來他使出獨門刀法，才被認出來。」說著，他回望病尉遲：

「道存兄，在屋頂上和你對打的，大概也是故人吧？」

病尉遲也長嘆一聲道：「我幾乎可以確定，他就是老爺安海大宅四大護院之一的草上飛林步雲。」

這草上飛林步雲以輕身功夫聞名閩省，萬大名早就有所耳聞。「那麼和自己對陣的是誰？」萬大明尋思：「鄭芝龍高大魁偉，他的幾十名護衛身形都和他差不多，那人的身高和郭大哥相似，看來縱然不是八大護衛之一，也是其中一位護衛吧？」想到這裡，頓時覺得事態比想像的還要嚴重。

「唉！」病尉遲又是一聲長嘆：「老爺的護院、護衛，不少人被韃子的浙閩總督招攬過去，到底有哪些人我不清楚，不過林步雲投靠韃子前，曾來游說過我。」

那麼林步雲和江天佐在台灣出現，豈不是和浙閩總督有關？看來今晚的事絕非單純的江湖恩怨。萬大明思念及此，不禁打了個寒顫。

郭懷一苦笑道：「我想他們是來刺殺大明的，他們想不到道存兄在這裡，也想不到我們已有防備，更想不到大明已能自保……」

「我也這麼想，」病尉遲打斷郭懷一的話：「他們的計劃，可能是由兩個人纏著懷一兄，另一人負責殺大明，結果草上飛被我截住，大明又能自保，當江天佐被懷一兄認出時，他們就扯腿了。」話聲一頓，他盯著萬大明問：

「大明，你認為他們為什麼要殺你？」

「難道他們已知道我來台灣的目的？」

「一定是了。」病尉遲以肯定的口吻說：「我想，你來挖金子的事，韃子已知道了。」

「大哥的意思是——」萬大連連搖頭：「不可能，除了萬門弟兄，我誰都沒說。」

「我說兄弟，你們萬門有幾百人，難保沒人走露風聲。」

萬大明還是不以為然：「知道的人只有幾個哥哥，我們大哥交代過，我來台灣的事誰都不許說出去。」

病尉遲感喟萬千：「林步雲、江天佐當年還不是和我們形同手足！兄弟，國家亡了，什麼事都可能發生啊！」

低頭沉思的郭懷一亦有所感：「我也沒想到會和老弟兄拼命，難道國家亡了，江湖道義就不講了嗎？」

萬大明不再言語，心中默想著病尉遲的話，要是萬門真的出了叛徒……，他不敢想下去，眉頭皺得愈來愈緊。

這時傳來五更的更聲，郭懷一從椅子上站起來：「天快亮了，應該沒事了，我們都睡一會兒，明天再商量吧。」

萬大明送走郭懷一、病尉遲，只見郭宅的大小房間都透出燈光，可見大家的驚嚇，並未因為敵人引去而消退。

□ □

郭懷一判斷：江天佐、林步雲等不會就此罷休，理由很簡單，要是空手回去，如何向主子交代？所以他們隨時可能再來。問題是，郭宅能拒敵的只有他們三

個，如果敵方來台的不是三個人，而是一群人的話，再次來襲就難以應付了。

郭懷一還判斷：江天佐、林步雲等只想殺萬大明，他們無意和自己對敵，所以蒙面、噤聲，如今已被認出來，下次就不會顧及臉面，隨時都可能明火執杖的出現，防範起來就更困難了。

第二天（五月八日，陽曆六月十七日）日出東方不久，郭懷一、病尉遲就來到萬大明房間，商討拒敵策略。他們決定化被動為主動，先踩出對方落腳的地方。前幾天郭懷一曾派人四處打聽，得到一則消息：赤崁唯一的廚師阿通伯，被幾位商人找去辦外燴，據阿通伯說，宴請的人他都沒見過，賓主談的儘是內地的事。當時郭懷一並不以為意，但昨晚的事，使他覺得這條線索值得探究。

當時赤崁有一二十位中國商人，大多是內地行商的代辦。荷蘭人不能直接到中國採辦貨物，這些代辦就成為他們取得中國絲綢、瓷器、茶葉和黃金等的重要來源，所以對他們相當禮遇。

據阿通伯說，赤崁聞名商人沈光武也是座上客。郭懷一和沈光武熟識，還不到晌午，就趕往赤崁找沈光武去了。這沈光武是浙江鄞縣人，赤崁人都叫他沈公，連荷蘭人也這麼稱呼他，可見地位非比尋常。

郭懷一離開郭宅時，吩咐護院劉大魁在郭宅四週佈下崗哨，但病尉遲還是放心不下，堅持陪著萬大明，以防敵人突襲。萬大明過意不去，讓病尉遲在房中歇息，自己帶著寶劍和那本《太白詩鈔》，拉了把竹椅子，坐在天井中央看書。他計算過，縱使敵人躲過崗哨、混進郭宅，也不可能一步就躍到天井中央。

萬大明剛翻開書，身穿月白色衣褲的郭小姐緩緩走了過來，在晨光中顯得格外嬌俏。

「萬大哥！」她的聲音永遠那麼清脆、響亮。

「小聲點，」萬大明以手示意：「陳叔叔在睡，不要吵他。」

郭小姐立即壓低了聲音：「昨晚到底是什麼事？嚇死人了。」

「妳爹沒告訴妳嗎？」

「他不肯說。」

「那就是不能說啊！」

「萬大哥！」姑娘的語氣有點撒嬌，也有點幽怨：「我對你怎樣，你是知道的，你可不能這樣對我。」

萬大明不知怎麼解釋，只能訥訥的說：「到時一定會告訴你，現在不能……」

「萬大哥！」姑娘向前一步，湊近萬大明的耳朵，低聲問道：「那些人是不是來殺你的？」

萬大明不願騙她，但又不能直說，沉吟片刻，只蹦出一句：「他們不是好人。」

「這還要你說呀！」姑娘湊得更近，斜睨著萬大明：「我要你老實告訴我，要是安娜姑娘問你同樣的事，你也會不說嗎？」

萬大明沒想到郭玉鳳會提起安娜，他定了定神，隨即露出微笑：「不能說的，對誰都不會說。」

「是嗎？我可不大相信。」

「現在真的還不能說。」

「你不說，我也猜到幾分。」郭小姐努努嘴：「那些人能和你們打成平手，台灣沒有人有這麼大的本事，可見是從內地來的，我說的沒錯吧？」

萬大明怔了一下：「大概是吧。」

郭玉鳳知道自己猜對了，壓低了聲音問：「萬大哥，你看他們會不會再來？」

「大概會吧。」萬大明輕描淡寫地回答。

「我看他們一定會來，可惜我功夫太淺，萬大哥，你就多教教我吧！」說著指著萬大明的寶劍：「萬大哥，我要你教我劍術。」

萬大明指著自己的右手：「舞劍得一手持劍，一手招劍訣，現在右手不能動，怎麼教妳？」

郭玉鳳想起昨晚的事，萬大明只剩一隻左手，敵人竟然奈何他不得。天亮時地上留下一灘血跡，根據昨晚的位置，應該是萬大明把敵人殺傷的，可見他的劍術有多高！這樣的人才竟然和自己有緣沒份，怎不令人懊惱？想到這裡，不知爲什麼，臉上竟然泛起一陣紅暈。她轉過身去，望向天際，一隻老鷹在天井上空盤旋，八成是相中家裡養的小雞。

老鷹盤旋著愈飛愈低，周遭嘖嘖喳喳的鳥兒都靜下來。郭玉鳳有意掩飾自己的情緒，指指天上的老鷹：「萬大哥，老鷹要抓小雞了，我去趕牠。」

郭玉鳳正要離開，一隻烏秋像箭一般朝著老鷹疾射過去，老鷹還沒來得及反應，就被烏秋啄個正著。有道是一物降一物，老鷹不敢反抗，只知疾速地煽動著翅膀逃離現場。烏秋緊追一陣，然後畫著弧形，喳喳地飛回原處，一時百鳥齊鳴，像是爲烏秋喝采似的，鳥兒們又歡暢地聒噪起來。

萬大明正看得出神，突然郭宅管家前來傳報：何公子來拜訪了。

□ □

郭懷一對何斌沒有好感，兩家幾乎不相往來。四月二十五日（陽曆六月三日）夜晚，萬大明中了黑槍，要不是何斌找來安娜，可能早已命喪黃泉。萬大明對何斌十分感激，聽說何公子來訪，趕緊起身，但想起病尉遲在他房中休憩，就止住腳步，讓管家把何公子帶進後院。

何斌在台灣出生，從小跟著父親幫荷蘭人做事，待人處事已十分洋化。他一踏進後院的天井，就快步向前，萬大明起身相迎，何斌看到椅子上的書和劍，就熱切地說：

「萬兄！你的傷已好得可以舞劍，真是太好了！」何斌以爲萬大明在院子裡看書、練劍，歡欣之情溢於言表。

「謝謝何兄關心。」除了尋常的客套，他還能說什麼？

何斌全無客套，立即說出來訪的目的：「你能舞劍，可見行動應已沒問題，我勸你回內地去。聽說丹克爾來找過你，勸你回去你不聽，郭大爺和他兄弟爲此失和。丹克爾已經放話，不但要置你於死地，還要對郭大爺不利。萬兄，丹克爾這人什麼事都做得出來，你就趕快回去吧！」

萬大明沉默不語，千百個念頭在心中縈繞：爲了光復大業，郭懷一已有毀家紓難的決心，病尉遲也置生死於度外，要是他一走了之，非但萬門弟兄不能諒解，郭懷一和病尉遲也會看不起他。挖掘林道乾藏金已不是他一個人的事，再說，韃子可能也覬覦那批黃金，個中隱情不能向何斌透露，除了沉默，他還能說什麼？

何斌見萬大明沒有反應，壓低了聲音說：「當初我猜你是來找郭大爺的，現在已經證實了。我還猜你是國姓爺的人，我想早晚可以證實。你們想圖謀大事是不是？怨小弟說句不中聽的話，郭大爺這人是個武夫，成不了大事，我勸你還是儘快回去吧！」

萬大明知道何斌是個君子，很想將此行的目的告訴他，但郭懷一瞧不起何斌，如果告訴他，事情可能弄得更糟，想到這裡，就含混的說：「我的右手還不能動，等好一點，即使丹克爾不趕我走，我也不會留在台灣。」

「聽說郭大爺正在給你辦身份，要聘你當護院，看來你有留下來的打算吧？」

「郭大爺是有這個意思，可是我怕替他惹麻煩，真的不想留下來。」

何斌壓低了聲音：「其實我也捨不得你回去，只是我幫紅毛仔做事，有機會接觸他們的文武官員，知道很多別人不知道的事。萬兄，你好好思量思量吧！」

萬大明聽得出，何斌似乎聽到什麼消息，才不避嫌疑地來勸他回去，這份情義讓他感動莫名，但人在江湖、身不由己，在這緊要關頭，即使上刀山下油鍋也要挺住，怎能一走了之！

何斌見他沉默不語，聲音壓得更低：「郭大爺這人講義氣，把墾丁當成自己的子弟，幾千名墾丁都聽他的號令，紅毛仔哪會不知道！我一直爲郭大爺擔心，如今丹克爾一心置你於死地，而你又投靠了郭大爺，他要是給郭大爺編造個罪名，後果就不堪設想了。萬兄，識時務者爲俊傑，小弟言盡於此，你斟酌吧。」

何斌說完，回身擊了幾下掌，一位長隨模樣的壯漢挑進來兩簍果品，何斌對萬大明使了個眼色，大聲地說：「我是特地來給你送水果的。一簍蓮霧，一簍樣仔（芒果），都是內地吃不到的。」¹

萬大明聽出何斌的言外之意，會心的笑笑，他知道，何斌不想讓人知道他的真正來意。萬大明突然覺得：這何斌年紀不大，看起來直率、開朗，其實相當不簡單啊！

何斌剛帶著長隨離開，管家急步走進來，在萬大明耳邊說了幾句話，一向喜怒不形於色的萬大明，臉上霎時現出複雜的表情，他定了定神，吩咐管家進屋叫醒病尉遲，急忙向三合院的前進走去。

¹ 荷蘭人引進的水果有蓮霧、芒果、番茄、釋迦等。芒果原產印度，明嘉靖年間自爪哇引進。康熙五十八年（1719），福建巡撫呂猶龍曾獻皇帝臺灣「番棧」。番茄原產美洲，荷蘭人引進做爲觀賞植物，日據時才普遍食用。釋迦原產熱帶美洲，荷據時引入，起初稱爲番荔枝。鳳梨是否由荷蘭人引進尙待考證。